

俄罗斯的难民和被迫迁徙者

钟政

人若是不得不整天东奔西颠，那是莫大的不幸。可是不少俄罗斯人而今却成了难民，这是他们生活中的可怕现实和难以忍受的痛苦。老一代的人也许还记得法西斯灭绝种族的威胁，把那些带着恐惧和绝望的人从舒适的住处驱赶到随便什么地方去。他们以为这类事情永远不会再有了。但事与愿违，这样的事在今天又发生了。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喝下的一杯苦酒。

遭遇

伊琳娜·加玛尤诺娃和年迈的母亲、5岁的儿子好不容易从形势严峻的塔吉克斯坦挣脱了出来，丢弃了在乌拉秋布市的一切：住宅、家具和财产，随身只带了一个手提包和一只箱子。她在读完中等技术学校后不给安排工作，而且一直威胁她并要求她回“自己的俄罗斯”去。当血腥的战火烧到家门口时，也许不难理解这样的行为。于是他们来到了莫斯科。由于他们栖身于卡赞车站而引起民警的愤恨。他们不得不在白天辗转于各个单位，为的是在“自己的俄罗斯”寻找一个落脚之处。

瓦莲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带着两个女儿从阿布哈兹逃了出来。因为在她的住处加格拉和皮聪达之间的布济比村庄旁筑起了两个街垒。一边是阿布哈兹人，另一边是格鲁吉亚人。子弹确实就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她的工作单位建筑办事处已被烧毁。晚上出没着趁火打劫者，他们破门盗窃家舍。最后她和她的家人决定离开那里。但河岸的很多地方都埋下了地雷。因此他们只得艰难地穿越沼泽、玉米地带和森林。但当他们艰难跋涉了60公里到达阿德列尔时还是遭到了袭击，将

他们抢劫一空。后来靠朋友的资助才到达莫斯科。

来自格鲁兹尼的女教师尼娜·谢苗诺夫娜·谢尔久科娃还算幸运，没有遭到袭击，但也不得安宁，不时地发生一些事故，且一件比一件可怕。常有一些蒙面人，手持自动枪抢劫俄罗斯人的住宅，勒索钱财和贵重物品。她的神经紧张得支撑不住了，就带着女儿来到了莫斯科，心想，在这块比较安静的故土上也许会找到保障。

在俄罗斯联邦移民服务处的接待室内，可以见到很多类似上述遭遇的人。那些由于国家的破碎而被赶出家园，通过各种途径，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莫斯科的不幸的人们几乎都知道这个接待室的地址。每个来过这个接待室的人都会感到心情沉重，这里集中了你们从未见过的悲哀和绝望。接待工作人员，即使是一些比较坚强的男子，常常因为神经高度紧张而无法入睡。

社会学家的调查

不久前社会学家们对12000名难民进行的调查表明，虽然1/2的受询者在俄罗斯获得了永久的或临时性的居住证，但只有1/3的人获得了自己的住处。1/6的人不得不住在公共宿舍内，其他人则无家可归，毫无保障地栖身在某些角落和准备拆除的房子里……在受询者中不少人不仅丧失了住处，20%的人在迁徙时只剩下了一些证书文件之类的东西。7%的人身无分文，1/5的人出走时来不及取出自己的珍贵物品，不然现在至少在物质上有所保障……他们靠什么生活？在社会学家们调查时，60%的人已有了固定的收入，11%的人对偶然挣到的外

快还算满意，其余的人靠变卖东西以及朋友或慈善机构的帮助度日。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处于永远在寻找工作的境地之中。甚至那些有了工作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不如以前的好，这在技能较高的工人或职员中占1/2，而在技能较低的人中持上述看法的人更多，占70%。

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苏联的领土上有50万以上难民，预计到本世纪末将有2000万俄罗斯人回到俄罗斯。有人认为类似的估计数还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在临近的国外还住着2700万俄罗斯人。

苏联的解体不仅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分裂成15个独立的国家，而且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不少人原来是生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的，一夜之间成了外国公民。由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仅仅是一个形式，正是这一点现在往往成了发生冲突的导火线。革命前也曾随意地改变过省城、边区的边界的。这都成了民族主义者追逐某些目的而使民族之间彼此厮杀的有效根据。在民族意识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关系中的不良趋势首先表现在劳动力过剩地区，俄罗斯人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地居民的挤压。这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中已产生。它们的国民经济各领域逐步转为面向本地居民。这个转变过程极为简单，只要有了本地人当领导，接着就配备相应的干部班子。类似的政策也反映在国家一级的领导层中。譬如在爱沙尼亚，40%的居民没有表决权，变成了二等公民。

社会学家们认为，多民族国家之所以能维持，或是因为有统一的领土、民主化的机制和国家的高度富裕所保障，或是因为有全方位的监督所保证，而他们目前两者都不具备，所以难民和被迫迁徙者这样的社会问题不可避免。

政府的工作

无论是难民也好，被迫迁徙者也好，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住所和工作。据服务处一位工作人员说，政府给予的现实帮助一般是奏效的，大概占60%。当然也有给安排到某地未被接受，又长途跋涉返回的。反正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那些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州有亲友的

人要幸运些。可以马上去登记，接着解决居住证问题。其余人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确实也有过几个总统的指示、政府的决议及临时性的文件，在某种程度上对此项工作作了一些调查。但不要以为难民与被迫迁徙之间的划分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般说来，当前的难民仅指来自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人，也就是从正在或不久前爆发战争的地方来的人。从车臣来的算被迫迁徙者，因为此地是属于俄罗斯领土。那么从其他地方来的人呢？一位来自爱沙尼亚的工程师作为俄罗斯人被解雇了。原住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小区里的俄罗斯退伍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命运更为悲惨。还有那些讲俄语的人（不知谁想出了这一个词）都想到俄罗斯去。对待俄罗斯人象对待占领者那样的民族主义态度使人感到压抑，无法忍受，但他们回到俄罗斯后，不被承认是难民，不给登记，不给相应的证明文件，自然更谈不上住处及工作安排。有人还对他们说，在他们的头上目前还没有子弹飞过呢？……

对于那些作为难民登记的，也未必就能得到物质上的帮助。在粥少僧多的情况下，帮助只能给予最需要的人（单身退休金领取者、残废人、带有3岁以下孩子的母亲、有3个以上孩子的多子女家庭）。补助金的数目也是极少的，在城市里给一个人的月最低工资数，在农村里则加倍。但在物价飞涨的今天，这是微不足道的。政府于1992年内已拨出30亿卢布用于安置难民和移民的开支。根据建筑单位一位负责人说，这些钱只够建造一个能住2000名居民的新村，因为这笔经费中还要扣除用于他们的疏散、建立接待点、临时性的设备安装等的费用。住房问题是最尖锐的，据官方有关资料表明，能得到永久居住证的约有39%的难民，但只有5.4%的人能得到设备完善的住处。其他人只能有什么地方就随便栖身。而在俄罗斯，不计算难民在内，要求住房而排队的人已有1000万，因而获得住房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政府方面也正在想一切办法帮助解决，例如工会将部分自己的膳宿公寓优惠出售给难民，当然数目也极少。

所以还打算建造30处小巧方便的难民住所，大约可安置1.5到5万个家庭。工作已经开始，据说由难民和移民组织自己来进行该项工作，看来还是“溺水者自救”。当然有关方面会给予支持，例如政府最近通过了一项无息贷款的决议等等。

安置就业也不容乐观。在失业人数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安置就业显得十分困难，居住在斯塔夫罗波尔边区的45663个难民中只安置了686个，在沃罗涅日州内11000人中只安排了5000人，在别尔哥罗德州内5583人只安排了大约2300人。反正能安排一半难民就业的地方很少。

根据官方资料说，在北高加索区域内的情况最为紧张。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罗斯托夫州实际上已成了高加索区和俄罗斯中心区之间的缓冲区域。这里气候条件良好，离原来居住地区又近，所以这里就有可能成为不少难民的定居点，约占正式登记的难民的40%。如果在上述3个行政区上加上北奥塞梯，那么在俄罗斯的南边就集中了77%的难民，据说这里的形势也是爆炸性的，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犯罪率较高，还有非常尖锐的冲突。

发展前景

被迫迁徙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住在境外的2000多万俄罗斯人以及约400万原本就住在当地的俄罗斯民族的人。如果这些人突然都要回到历史上的祖国，前景难以设想。当然目前暂时不会发生，但仅仅是暂时，谁都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据联邦移民服务处预测，1992年至

1993年预计从邻国回俄罗斯的人约65万到120万，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将回来约30至40万，从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回来的约25至55万，从外高加索回来的约4至10万，从波罗的海地区回来的约25000至45000人。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再三强调，这只是大概的估计数。毫无疑问，移民潮会越来越厉害。俄罗斯当局对此是否有所准备呢？从《俄罗斯移民政策的主要方针及其实施》这一文件中看，要实施有效的移民政策，就目前国内现有的人力、财力及组织来说是无法做到的。由于国家对此项工作缺乏协调，所以出现了行动上的不一致，职能上的重复，从而白白地浪费了一些国家的钱财。

政府未能及时与前苏联共和国签订有关移民程序和保护被迫迁徙者利益的协议。据说这类条约已准备好了，但没有一个新的主权国家急于签订。有关人士说，这是人为的拖延。这就害苦了那些移民，他们回俄罗斯时就会遇到种种障碍，如卖房子、携带行李、财产以及私人小型企业设备的运输问题，出入境关税问题。服务处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的耳朵里充塞着哭骂声：“我们为什么受苦受难？国家解体谁负责任？……”他们说，这是世纪的悲剧，俄罗斯人的崇高职责是帮助陷入苦难中的无辜同胞，那些被遗弃和驱赶的俄罗斯儿女们！

这个新产生的社会问题，对于处在困难时期的俄罗斯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受害最深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不仅在物质上遭到浩劫，而且最主要的，是在精神上、心灵上受到了伤害，这种疮伤的医治需要时间。